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9)

郭嵩燾先生年譜
(上)

郭廷以編定

尹仲容創稿
陸寶千補輯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9)

郭嵩燾先生年譜
(上)

郭廷以編定

尹仲容創稿
陸寶千補輯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初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29)

郭嵩燾先生年譜 (上)

定價

精裝本上下新臺幣一百六十元 美金四元
平裝本上下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美金三元

國外定購另收郵費
精裝美金四角
平裝美金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定者 郭廷以
創稿者 尹寶
補輯者 陸寶
編印者 陸寶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

承印者 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71號

序

抗戰初期，有一天在重慶我和已故蔣廷黻先生論到近代中國史上的人物研究，他說：『我的兩位同鄉郭嵩燾和曾紀澤的傳記，最值得撰寫，希望你能擔任。』對於他的這兩位鄉賢，我亦同樣欽敬，同具興趣，但又深感爲他們寫傳不易，未敢輕於應允。民國四十七年，我與蔣先生在紐約長談，他復提起此事，他說：『我知道你現在沒有充分的時間，但是不妨先抽空來寫一部郭高燾年譜長編。』考慮之後，以爲年譜比較傳記簡單，只要隨時留心與譜主的有關資料，予以輯錄，然後再加編排，即可大致完成，不似傳記之須統籌全局，一氣呵成，因之我就答應一試。後來聽說尹仲容先生已經著手，遂又擱置。五十二年一月，尹先生不幸作古，他的遺稿經瞿荊洲先生整理後開始於是年六月的民主評論半月刊登載，一共四次，包括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起，至咸豐五年的部份，以後即行停止。不久沈君怡先生與瞿先生過訪，囑爲續成，如少餘暇，不妨請一位先生協助，於是我就毫不猶豫冒然承當。

尹先生的遺稿除已刊載者外，尚有隨手抄錄的片段資料約一百餘頁。自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經陸寶千先生兩年多的辛勤努力，初稿大體成事，約二十萬言。在我覆讀之時，認為仍有須待補正斟酌之處，於是決定重行改寫。終以他事羈牽，不克全力以赴，拖延三載，稿凡三易，始勉強草竣。

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時代的中國，真可說是憂患並臻的多事之秋。內而烽火紛起，宇內鼎沸，造成了空前的大亂，數十年兵戈不休。外而強敵環伺，海陸交侵，招致了亘古未有的劇變，愈演愈烈，幾乎是朝不保夕。內亂以太平軍為甚，外患以英國居首，郭嵩燾的一生言行，大都與此兩事相關，亦就是「平亂」與「禦侮」。

先說「平亂」，當他三十三歲家居守制之時，洪秀全舉兵廣西。年餘之後，深入湖南，圍攻長沙，進陷武漢，湘陰首當其衝，郭嵩燾被迫避亂，奔走流離。他雖不以仕宦為志，而心念君國桑梓，不得不投袂而起。他固乏赫赫戰功，但確屬定策決計的關鍵人物。大難的戡定，自歸功於湘淮軍，湘軍的領袖為曾國藩，其次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羅澤南、王鑫、劉蓉、曾國荃，均係他的湖南同鄉，交誼至篤。淮軍的領袖為李鴻章，係

他的同科進士，相知亦深。此外尙有不屬於湘淮軍系統的沈葆楨。曾、左、李的重要性並不限於湘淮軍，實關係此後中國的全局，而三人的最初出處動止，無一不繫於郭嵩燾一言，有待他的推挽。左宗棠且因之獲得保全，卒至大用。

打仗需錢，湘軍之能戰，兵餉優厚，士飽馬騰，爲主要原因之一。曾國藩初出，經費支絀，郭嵩燾倡議捐輸，甫及一月，即有大成。進而抽收釐金，遂成爲湘軍的主要財源。其後他復在浙江、上海、江北、廣東籌餉，分濟江西、滬、浙、安慶、金陵、淮上各營，一向自負的左棠亦大爲感佩。

太平軍據有長江，控制東西水上交通，運兵運糧，往來自如，清軍幾束手無策，任其出沒。郭嵩燾首請製備戰船，於是曾國藩有練治水師之舉，配合陸師攻剿。湖北的肅清，安慶、九江的克復，水師之功實多，金陵之役亦得力於水師的運輸、截擊、掩護。

湘軍是針對當時需要的一枝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的武力，郭嵩燾之所以懇勸曾國藩，與曾之決定出任巨艱，自有他們的立場與抱負。兩人既志趣相同，無論公誼私情，他無不爲曾盡力竭智規劃，曾亦遇事和他商討。曾的文告，對於人心士氣的鼓舞安撫，收到

極大效果，嵩燾亦有所獻替，著名的「討粵匪檄」可能經過他的斟酌。湘軍出動之後，即使他不在會的左右，仍不時提供所見。

次論「禦侮」。這是他最受大家重視的所在。郭嵩燾弱冠之後，中西短兵相接，轉移中國命運的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相繼發生，他均曾躬與其役，對他的一生立言行事，影響獨大。此後中外間的重要爭端，如天津教案、滇案、臺灣、琉球事件、伊犁交涉、越南問題、朝鮮問題、他均有所建白。此一時期，朝野上下高談「洋務」，他的議論特多，往往獨抒所見，與衆不同。他之不爲時人所諒，備受詆詬在此，被目爲漢奸；他之受後世推崇敬佩亦在此，終被譽爲先知先覺，惜爲時已遲。

二十二歲至二十四歲，他初次接觸洋務。這時鴉片戰爭正在浙江進行，他以幕僚的身份，抱從戎的壯志，一片愛國熱忱，不惟參與戰守機宜，並躬冒矢石，思一戰却敵，結果大敗。從此他認識了英人船礮的威力，後患無窮，但尙不詳悉西方的實情，與應付之方針。事後有人詳告以此次戰爭的本末，他方恍然大悟，知道「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於是讀書觀史，益明其節要，而能辨其得失。他的鄉先賢王夫之的「勢」「理」之

說對他的啓發尤大。「勢之順者，卽理之當然，」「順必然之勢者，理也。」時代是在變的，必須謀求適應，凡事當隨其時與勢之宜。論勢，對外不可言戰，當循理而行。「夷狄之民與吾民同，據理折衷，無不可了。」英法聯軍之役，當局不接納他的意見，終至北京不守。此後他每次論及中外交涉，始終堅持斯義。他的見解，主要是得之於學問。

循理之外，應再濟之以禮與信。西洋人之入中國，天地爲之一變，中外交往，已成不易之局。漢代以出使與將相並論，而清人一與外人交涉，皆得持其長短，以爲大罪；稍爲持平之論，卽羣起指目，以爲辱國體、失人心。滇案發生，英方要求派員謝罪，這一不光榮的使命就落在他的身上，他遂成爲第一任出使英國大臣。輿論視爲大辱，而他毅然不辭。「辦理洋務，以了事爲宜，不當以生釁搆兵爲名。」他主張自行議處雲南巡撫岑毓英，庶可保全中英和平和岑氏本人。因之招致各方的謗譏，「湖南人至恥與爲伍」。他又認爲出使之旨，一在委曲以通和好，不存薄視慢侮喜事立功之心，亦不屈撓迎合；一在細心體察，究知其利病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抵任之後，事事本此原則而行。因爲他的西行日記曾涉及時事觀感，又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參劾攻擊，說是大清無此臣子，斥其

有二心於英國。中樞大臣，復有人立意與他爲難，他的副使處處與他作對。他內心苦痛萬分，怫鬱莫名。英人言論，對他雖有頌揚，頗示公道，而唯利是尙的英國政府當局，每遇交涉，則不肯出以平恕，亦令他大爲失望。他在英兩年，外交上的成就，殊爲有限。

洋務含有兩種意義，一爲講求如何「馭夷」，卽外交；一爲講求如何自強。關於前者，郭嵩燾的主張雖不可厚非，惟有時不切實際，他在倫敦的經驗，卽可證明；關於後者，確爲時人所不能見及，迄今仍爲至理名言。咸豐六年，他曾一遊上海，於英人的富強益爲震詫。同治初年，官蘇松糧道，駐滬十月，與當時另一位究心洋務的馮桂芬輔佐江蘇巡撫李鴻章，促成了廣方言館的設置。他一向主張通達夷情，廣方言館創立的目的，不僅是要培植通事，尤在造就端正之士，盡得西人要領，直接閱讀西書，期有助於自強，但仍側重於格物製器之學。不久他擢授廣東巡撫，在另一通商口岸——廣州任官兩年七箇月。卸職之後，家居八載，潛心禮學。以爲禮須不違於時，順乎自然，以求自立。光緒初元，他於上總署書內，謂求富強須先知富強之所在，然後導民從之，因民利以爲利，卽利國之方。中國須師效西洋的法度程式。西洋之法，一出於學，律法、軍政、工藝皆由學升

進。「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後可以應變，能博考西洋之法，而後可以審機。」西洋立國之本，在於政教，而製器造船爲末。「欲循西洋之法，以求進於富強，未有舍政教而可收效者」。惟不可懷欲速之心，當求積漸之功，期收效於數十年之後，斷無一蹴而臻於強盛之理。又說，與外人相處，應去猜嫌之見，求因應之宜，遇事考求事理。西洋人才之勝於中國，以其「能養之使盡其學，用之使盡其職。」他曾與總稅務司赫德暢談中外問題，赫德盛贊他的議見明達而有魄力，英使威妥瑪亦稱道他具有獨見與果斷。他在赴英途中，諸事留心，深佩英人對於殖民地的治理措施，與以往中國所接觸的夷狄絕異，如果中國能知西洋立國本末，應付得當，即可致富強，否則將永蒙其禍。

抵英之後，接觸愈廣，瞭解愈深，愈感西洋政教修明，氣象日新，蒸蒸日上，蒸蒸日臻於上理，此均爲一百餘年來，官民相與講求之所致，而其立國之本，實在創制，尤以內治爲要。人才攸關國家本原大計，學問復爲政教製造之所從出，中國之不如西洋，由於不學。西洋學校規模整肅，討論精詳，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當時留英的海軍學生嚴宗光（復）和他看法相同。

他的見解，前後一貫，對外要審勢、知情、循理、守禮、行忠信、言篤敬、以期和平共處；對內須自治、自奮、革新政治、和輯人民，凡事必求便民、利民，務令官民之氣不隔。富強之業，須資民之力，未有百姓不安，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歸根到底，首須重學，廣設學校，盡得西法，服習其業，使人民知其所以爲利，自知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

古今無絕對的完人，有其長亦有其短，他人的或譽或譏，是否公道，自爲另一問題。年譜是對於譜主生平的全面記錄，使讀者能獲得一完整的、深刻的印象。本書於郭嵩燾的豐功偉績，嘉言懿行，固然要盡量收入，他的缺失，與時人的批評，亦不遺漏，更不爲之諱飾，即令是關於他的私人生活的。他的性情褊急，一不如意，即負氣而去。他又自視太高，自信過強，孤持己志，動輒與人相忤。在他是直道而行，在人則目爲傲慢。他雖傾誠待人，仍往往受人反噬。他之不能安於粵撫之位，不能久任駐英使臣，排擠搆陷他的，除了他的同里姻親，曾受過他的德惠的左宗棠與他所賞識提携並薦爲副使的劉錫鴻外，尚大有人在。此爲他不能施展懷抱的重大原因。

爲了讀者的便利，及將來爲郭嵩燾撰寫傳記的準備，本書擇要彙錄了不少有關的文字，間有解說考訂，附以眉註，以期醒目。關於參考資料，王樹槐、張朋園、趙中孚、張玉法諸先生均曾代爲蒐集。陸寶千先生的幫助自然尤大，一併誌謝。

郭廷以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七日

提要

(壹) 先世

(貳) 出生、中舉、遊幕浙江、初識洋務、成進士、丁憂一至卅四歲

——嘉慶廿三年至咸豐元年(一八一八——一八五二)——

嘉慶廿三年(一八一八) 一歲

生於湖南湘陰(三)

(註) 記事下括弧內數字表示月份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 十八歲

補博士弟子員

陳夫人來歸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 十九歲

識劉蓉、曾國藩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 廿歲

復會劉蓉、曾國藩（三）

鄉試中式（八）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 廿一歲

初次會試（三）

道光廿年（一八四〇） 廿三歲

二次會試（三）

遊幕浙江（九）

劉蓉勸讀史（十）

道光廿一年（一八四一） 廿四歲

議浙江戰守機宜

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 廿五歲

觀浙江海防之失（二）

與劉蓉論時事（七）

道光廿三年（一八四三） 廿六歲

知禁煙本末悟邊患由來

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 廿七歲

三次會試（三）

介江忠源見曾國藩（八）

道光廿五年（一八四五） 廿八歲

四次會試（三） 識李鴻章、魏源

道光廿六年（一八四六） 廿九歲

游幕江西（四）

詠禁煙詩

道光廿七年（一八四七） 卅歲

成進士（四）

遊江南、念夷務（九）

道光廿九年（一八四九） 卅二歲

辦湘陰賑務

母卒（七）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 卅三歲

父卒（二）

（叁）說曾國藩、辦捐、議水師、震英人富強 卅五至三十九歲

——咸豐二年至六年（一八五二——一八五六）——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 卅五歲

避太平軍之亂（八）

說左宗棠佐湘撫幕（九）

說曾國藩治軍（十二）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 卅六歲

勸捐（三）

說駱秉章開釐捐（五）

援南昌（六）

識陳孚恩（七）

治水師、購夷礮（七）

援湖北（九）

授編修（十）

與曾國藩定湘軍營制（十二）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 卅七歲

辦捐務釐金（二、四）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 卅八歲